



● 《纪实奇观》丛书 ●

闯红灯的女人们

● 周云发 著 ●

I247.5
1534
(

●《纪实奇观》丛书

闯红灯的女人们

●周云发 著

068645

●时代文艺出版社

(吉) 新登字05号

闯红灯的女人们 CHUANGHUONGDE NGDEN URENMEN 周云发 著

责任编辑: 崔卓力

封面设计: 章桂征

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 850×1168毫米32开本 9.125印张 2插页
(长春市斯大林大街副136号) 200000字

梅河口市美术印刷厂印刷 1993年4月第1版 1993年4月第1次印刷

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印数: 10000册 定价: 5.90元

目 录

婚变	(1)
情思悠悠飘大洋	(30)
一个女人和四个情人	(49)
三个女人的丈夫和两个女儿的父亲	(100)
明月难圆	(213)

婚 变

—

新年伊始，位于愚园路西端一幢三层小洋房的主人之一——已故教授的大儿子何莘刚娶上了一位梦寐以求的端庄美丽的妻子。

送走最后一批客人，何莘刚紧紧搂住了他的新娘。满挂玻璃珠串流苏的华丽吊灯，放射出无数柔和、晶莹而欢乐的光芒。沙发、书桌、各式器皿上的红缎带似乎也在羞涩地向着他俩微笑。喜庆的色彩给新房笼罩上一层幸福、甜美的气氛。

何莘刚轻轻抬起新娘的下颚，梦幻一般地注视着怀中的爱人：那股红的双唇，分明是盈盈绽开的花瓣；那紧闭而变得细长的双眼，却掩饰不住无限的柔情；那微微上翘的鼻尖，分明向他吐露出灼热而醉人的气息。面对这位维纳斯般纯洁的圣女，他陶醉了，冲动而又炽热地搂紧了她：

“絮兰，你是我的，我的，我的！”何莘刚那粗重的气息伴着雨点般的吻不断地呼唤着。

“唔，是你的。永远只属于你！”柳絮兰甜甜的、轻轻的、柔柔的耳语回答着丈夫。

“兰，你这么温顺，这么美丽，真的从来没爱过别人吗？”这句话象一条小虫子似地悄悄爬上了他的心间。

“莘刚，还不相信我？你想，伯父母替我找的那些人，我会喜欢吗……”父母早逝的絮兰，想起从小收养自己的伯父母为她找来的那些纨绔子弟、港澳客商，甚至敞胸袒露浓密黑毛、双眼流露出贪婪垂涎的外国人，她那舒展的眉尖不禁又微微蹙起，凝成了一团哀怨、忧郁的神情。

莘刚没有察觉妻子情绪的变化，仍然喋喋不休地问：“那你真的喜欢我吗？真的爱我吗？”他知道，虽说自己是研究人员，但研究的是地层结构。风餐露宿，工作远离上海，更何况他比絮兰的年龄大了整整11岁！38岁的男人，眼角边悄悄爬上了细皱，黝黑粗糙的皮肤，加上那一脸的络腮胡子，远不能和眼前这位细瓷般洁白、娇嫩的絮兰相般配。她嫁给他是为了什么？将来真会爱他、守着他一辈子吗？

“莘刚，你豪爽，你真挚，你有力量，你能保护我。你要知道，我是一个禁不起狂风骇浪的孤儿呀……”絮兰贴着丈夫的脸颊，冰凉的泪珠落在莘刚的脸上，莘刚这才感到自己的问话是多么不合时宜啊。

唉，有什么办法，他太爱她了，他从来没有被女人爱过，也从未被哪一位杰出的女性叩响过心扉。突然，天上掉下来一位仙女，她是那么年轻，那么美丽，那么动人。当柳絮兰第一次出现在他眼前时，他怔住了，他的整个身心全被慑住了。他不敢相信，艰难坎坷了将近半辈子，天大的幸福会从天而降，多少人企求的仙女会独独赐给他，成为他的妻子，他的终身伴侣！

从絮兰答应和他结婚的一刻起，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出，柳絮兰为什么爱他，会最终嫁给他。

结婚了，他好似在梦幻中生活。他每晚几乎睡不上一个囫

困觉，常常在睡梦中搂着絮兰，轻轻地、连续地呼唤着她……

这般爱，这般情，爱得疯狂，爱得独特，爱得几乎使絮兰发慌、发怵，心神不定。

一个月的婚假，莘刚迟迟不肯离她而去，又续了半个月的假。半个月后，莘刚仍没有半点上班的意思。每天除了午饭、晚饭时走出卧室之外，他几乎整天都把自己和絮兰关闭在房里。年近古稀的老母亲见大儿子如此忘情地钟爱着妻子，倒也不觉欢喜，唯有住在这栋洋房三楼的小儿子何莘毅和他的妻子陈曾利，心头却是别有一番滋味。

续假期还有两天就要到了，絮兰见莘刚毫无去上班的打算，轻轻推着他的臂弯说：

“莘刚，我们一起离开上海，到你工地上去生活好吗？”

“不，不，外地太苦；再说，也没有适合你的工作，还是我设法调回来的好。”莘刚由衷地说。他原本准备随意娶一位上海姑娘，今后就以“分居两地”为名，把自己调回上海。现在找到絮兰这样的美人，他更是舍不得让她去经风沙、吃粗粮了。

眼下舍不得离别美丽的新娘，但总不见得娶了美人连工作都不要了吧。再三考虑后，他终于发了电报，把返程的日期通知了单位。

临走前一晚，他挽着絮兰，来到楼下客厅东侧母亲的房间里，说：

“妈，明天我得走了。絮兰年轻单纯，心地又好，你要多关照提醒她，不要上人家的当。”

在工厂当医生的絮兰能治好工人的病痛，但对丈夫的疑心病却无能为力，她不满地瞟了一眼莘刚，乞求地望着婆婆。婆婆看着这对小夫妻，嗔怪儿子说：“絮兰不是孩子，也不是傻子，怎么就胡说上当不上当呢？”

母亲心里好气又好笑。莘刚哪里知道，老母亲喜欢絮兰胜过女儿，她怜惜絮兰身世，同情絮兰境遇，瞒着两个儿子，咬咬牙，拿出2千元的私蓄悄悄塞给絮兰的养父母，并答应婚后絮兰的工资全照原样、按月送给养父母，这才取得两老的同意，欢欢喜喜将絮兰娶进家门。她还会不喜欢、不心疼、不关心这如花似玉一般的儿媳？

“妈，我不管。我要絮兰一下班就回家陪您，除了家里人，不许和外人多接触。”莘刚不管絮兰乐意不乐意，直愣愣地照说不误。

“我这里不用你关照，还是和你弟弟告别一下吧。这次你回家快两个月了，兄弟俩还没说上几句话呢……”母亲嗔怪地说。

二

和二楼缠绵、炽热、欢欣的气氛相反，三楼卧室的主人何莘毅和妻子陈曾利则生活在冷漠和严峻之中。蓝色窗帘，蓝色床罩，任凭蓝色灯罩透射出冬日般寒冷的色调，使室内沉浸在一片迷惘的蓝色雾霭中。

当莘刚轻轻搂着絮兰叩开弟弟房门时，不禁感到了一丝寒意。

“弟弟，我明天要走了，絮兰一个人在家，有事请你们多加关照。”莘刚恳切而又不失礼貌地说。

“当然，当然，一家人嘛。你不在家，我们会很好相处的，放心吧。”莘毅看了一眼比自己小10岁的嫂嫂，要哥哥放心。

莘毅的热忱招来弟媳曾利的不满，她瞥了丈夫一眼，用冷冰冰的语调说：

“不过，我们很忙，我的心脏又不好，恐怕连自己都顾不过

来呢！”

正在桌旁做功课的侄女欣欣，连跳带跑地跑到絮兰面前，说：“新婶婶，我喜欢你。伯伯走了，你教我功课，带我玩好吗！”

按理，欣欣应该称絮兰一声伯母，然而絮兰比起欣欣的妈妈，足足要小13岁！因此，婆婆早就默许絮兰改口，称弟媳曾利为“曾利姐”，对小叔莘毅，则去掉称谓直呼其名。小侄女欣欣在婆婆叮咛下，一直称絮兰为“婶婶”。今天欣欣见伯伯陪着絮兰进了她的门，叫唤得更是亲切。

絮兰笑盈盈地刚要开口，曾利就一把拉走了欣欣，推推搡搡地说：“大人说话，小孩子吵吵嚷嚷的，像什么样子。”

“放心吧，哥哥，我们都会关心你的絮兰的。怎么样，要不要我写个保证？”莘毅一副快活不经意的样子，立即使凝结着尴尬的气氛又欢快起来。

送走莘刚夫妇，莘毅憋了一肚子火：结婚17年，曾利哪一天给他欢乐与幸福。有时自己在路上碰到女同事，打个招呼寒暄几句，她就在一旁拉袖子、扯衣角，催命鬼似地催着离开，等人家一转身就再三再四地盘问不休。莘毅在业余大学任教，偶尔上门的学生中夹着几个女学生，她就会坐不稳、站不宁地打发人家走；学生一走，她仍是唠唠叨叨，什么“警惕”呀，什么“小心”呀，简直把女学生看成了情敌。

她是个女人，却深深地憎恨女人，尤其是漂亮女人。一看到那些神采飞扬的女人，她立刻就会触电般浑身不自在，东也防备、西也筑坝，谁知生活中偏偏又冒出个柳絮兰。柳絮兰的容貌、气质、风度，不要说追求她的男人们为之倾倒、发狂，就连一向诅咒、挑剔女人的曾利也不得不为之气馁，心里暗暗地骂上一句：妖精，真像一个迷人的妖精。

如今莘刚陪着这个妖精还特地上门要莘毅多关心絮兰，莘

0088645

毅竟异常热情地答应下来，天知道会闹出什么事情来。

曾利气呼呼地望着自己的丈夫，好像看到了一幅危险的前景……

三

提心吊胆的曾利，好不容易挨过了3年光阴。

不幸的是，近半年来，曾利牵心挂肚的事情终于发生了。絮兰生下胖胖的小侄子晶晶还不到2周岁，竟与她的丈夫何莘毅打得火热，且全然不遮人耳目。

事情的起因得从女儿欣欣说起。12岁的小姑娘自小跟祖母吃、睡，娇惯又任性，曾利虽是母亲，却不善于料理家务，不会领养孩子，女儿一生下来就由祖母料理，欣欣自然是亲祖母，不亲母亲。

絮兰嫁到何家，丈夫不在身边，婆婆又百般疼她亲她，因此，闲来她总往婆婆房里跑，与婆婆聊天，料理婆婆的生活起居，顺便也帮小欣欣梳个辫子打个发结，买件把漂亮裙子、皮鞋之类，从此欣欣嘴里婶婶长婶婶短，晶晶长晶晶短，仿佛婶婶是她的亲妈妈，晶晶就是她的亲弟弟。

催化的因素还在于婆婆。她不知男女之间感情会起微妙变化，常常催着莘毅帮絮兰做事。

天下雨了，絮兰抱着孩子从托儿所回来，婆婆催着莘毅去送伞接孩子；小晶晶头痛脑热送急诊，不管夜有多深，婆婆明知曾利不满絮兰，竟会当着曾利的面，命莘毅抱晶晶去看病。莘毅同絮兰，一男一女，说是夫妻又不是夫妻，说是叔嫂又不像叔嫂。曾利平日一见莘毅和别的女人讲话就要皱眉打结，要不是碍着婆婆的面子，曾利怎会让他与絮兰说上一句半句话呢。

当然，这些还只是家常琐事，更为恼人的是最近发生的一系列事情：

那是莘毅调到一家名牌大学，成为最有希望升任副教授的讲师。莘毅自出国参加一次学术活动以后，那天，他一回到家，欣欣高兴地拉着爸爸问这问那。回到房里，莘毅打开箱子，抽出一条胸前饰有两个小天使图案的大红色连衣纱裙。

“哦，这是我的，漂亮极了！两个洋娃娃多像晶晶和我呀！”欣欣一阵欢呼，接过裙子就在身上比划着。

莘毅又变戏法似地抽出一套淡雅的水红色套裙。

“哦，真好看、真漂亮。这么大呀，是送给婷婷的吧，婷婷穿这种颜色最好看了！”欣欣又是一阵欢呼。殊不知，曾利在一旁早已气呼呼、酸溜溜的不知所措了。

最后莘毅捧出一件银灰色的绒线衣递给曾利，歉意地说：

“我本想替你买件大衣，颜色又过于鲜艳，你老是没时间打毛衣，才买了这一件……”

“我不需要，谢谢你费心。”一股酸水直冒嗓门，曾利说完这句话，恨恨地一摔门走了。

“哼，絮兰算什么东西，替她买东西倒很尽心，硬是把几个外汇省给她用，自己的妻子倒成了随意敷衍的累赘，花人民币买这种灰不溜湫的东西来搪塞！……”曾利气得眼前直冒金星，一个人在客厅西面的小书房里待到深夜。

其实，那件毛线衣典雅又大方，对于40多岁、又瘦又黑的曾利来说是最恰当不过的了。何况那是莘毅花了比那两件裙子多得多的外币在沙头角为她买的呢。

打那回起，曾利又发现女儿欣欣、丈夫莘毅和那个妖精絮兰越来越亲密，总是背着她在嘀咕着什么，只是她一出现，3个人就默不作声，佯装逗晶晶。

她还发现，这3个人的活动范围超出了家门。有次她在离家一条马路的街面上，看到欣欣挽着絮兰，絮兰搂着欣欣亲昵得很。后来她又发现絮兰同莘毅在校门外低声谈着什么，莘毅神色黯然。絮兰这妖精竟伸出双手摇摇莘毅的手臂；莘毅竟然流下了眼泪。曾利看到这一切，感到阵阵心痛，她那先天性的心脏病又发作起来……

曾利再也不能忍受丈夫对她的冷漠与背叛了，她决定要加倍报复，向他索回逝去的青春。她是莘毅的大学同学，是在他心灰意懒、百无聊赖之际爱他，嫁给他的。现在，她要向他索取纯真的爱，以报复她的种种挑畔。想到这里，她拉开抽屉，匆匆写就一封信，等到那封信投入邮筒后，她那激忿、焦灼的心才觉得落到了实处。

四

5天后，莘刚风尘仆仆从外地赶回家中，这幢位于愚园路西端的幽雅洋房、曾是生他养他，给他痛苦也赐予他欢乐的地方。他熟悉这玲珑雅致的小屋与园中的花草树木，当他踏着铺满马赛克瓷砖的小道走进客厅时，已想通了絮兰对他冷落的原因。

他心里像窝着一盆火、揣着一把刀，他万万没有想到，那新婚时万般娇柔甜蜜的妻子竟会做出这般缺德、丢脸的事情。他之所以急匆匆请假赶回上海，就是想阻止这件丑事，试图保全这个家庭。

跨进客厅，第一个碰见他的就是既惊讶又喜悦的慈祥老母。

“刚刚，你出差来了。”老人推推拥在怀里的小孙子说：“晶晶，快叫爸爸！”

不知是分居两地形成的生疏呢，还是畏惧莘刚满脸的络腮

胡子与双眼的凶光，孩子竟讷讷地不敢叫他。

“算了算了。妈，絮兰呢？”莘刚并不稀罕儿子的亲热。

“噢，她当然是在厂里上班罗。你先吃些点心洗洗澡，她一会儿就下班了。”

“不行，我得去找她。”莘刚火烧火燎地想走，转念又回过身来问母亲，“妈，这一阵家里太平吗？”

教授夫人文化虽不高，却颇有教养，她不满意大儿子的粗鲁口吻，轻声嗔怪道：“什么太平不太平的。别的倒没什么，只是你侄女欣欣生病住了医院。”

“我不管这个。我是问，絮兰安分吗？她做错什么事吗？”

“刚刚，你说到哪儿去了？我看絮兰年轻轻的，倒比你懂事得多。你不在家里，就亏她里外张罗，对我又体贴又关心，依我说，这家里少了别人倒无妨，少了她可不行，倒是像我的亲生女儿，知暖知冷的。哪像你那万事不管的弟媳妇。”教授夫人为絮兰抱屈起来。

“妈，你别宠坏了她，宠得弄出事情，败坏了我家的门风！”莘刚忍不住顶了母亲一句。

“什么，你，你说这种话？絮兰做错了什么？刚刚，你不要不知足，作践了她！”

莘刚见母亲生了气，心里一阵不安，忙岔开话题问：“妈，弟弟和曾利好吗？”

提起这一对，教授夫人又心疼又难受，她叹了一口气说：“唉，有什么好不好的，还不是老样子。只不过最近这两个人回家更晚，更冷漠了。”

莘刚一怔，不再问下去，他返身到厨房，嘱咐保姆添些酒菜，说是今晚一家人要团聚。

那天晚上，莘毅、曾利和絮兰都是接到莘刚十万火急的电

话，匆匆赶回家来的。特别是絮兰，从丈夫命令式的口吻中意识到出了什么事，然而回得家来，却见满桌酒菜，像是欢庆家宴。

莘刚阴沉着脸，胡子拉茬的脸显得分外粗犷、蛮横。絮兰见他这副样子，心里感到无比纳闷。

“阿姨，请你带晶晶到外面去玩，晚一点回家。”莘刚摸出10元钱，打发保姆带儿子出门。

众人感到事态严重，一声不吭。迎着教授夫人责备的目光，莘刚开口了：“妈，我先当着大家的面问您：我在外工作20多年，没法孝顺您，照顾您，您会不会怪我、怨我？”

“刚刚，你是我的大儿子，我的亲骨肉，为爸爸的事让你也吃了苦。我疼你、想你都来不及，怎么会怪你、怨你呢？”教授夫人动情地说，忍不住用手帕抹了抹溢出的泪水。

“莘毅，你是我血肉相连的同胞手足，这些年我虽没有你长进，却也没做出什么对不起你的事情，是不是这样？”莘刚回避母亲的泪眼，转过头来问弟弟。

看到弟弟郑重而不安地点点头，他冷笑一声，喝问絮兰：“现在我必须问你：你是不是自以为年轻、漂亮，除了对我装出一副可怜兮兮的样子，却到处巴结别人，讨人欢喜。今天我当着全家人要你回答：你为什么要和别的男人勾勾搭搭？”

如晴天霹雳，絮兰猝不及防，大惊失色。

母亲见大儿子这般无理，忙喝住了他，为媳妇说话了：“胡说，你八成喝醉了，拿你老婆出气。絮兰，不要理他，走，到我房里去，让他一个人闹去……”

“妈，不许您护她、宠她。您看看，这是什么！”啪一下，莘刚不知从哪抽出一张照片，重重地甩在桌上。

那是一张动人的照片，画面上一男一女。女的长得很美，身

材修长，眼睛细长、妩媚、明亮。照片中的她，以动情、略带哀怨的眼睛注视着站在地面前的男人的脸部；那男人似乎痛不欲生，双手痛苦地插进发际，任凭那女人用纤纤双手扶住他的手臂。

不用细看，照片上美丽动人的少妇就是絮兰，而那个男人，只是一个大侧面，但那长相、身材完全酷似莘毅！

不等母亲从惊愣中反应过来，莘刚像老鹰捉小鸡似地一把抓住絮兰的衣襟，狠狠地发问：“我问你，这男人是谁？为什么你对他脉脉温情，什么时候勾搭上的？”

曾利一言不发，嘴角边掠过一丝冷笑。

莘毅看不过去了。哥哥只比他大一岁，素来以小名相称。这时他用力护着絮兰，拉开莘刚说：“刚刚，絮兰向来规矩，你莫名其妙发什么火！”

“发什么火？还莫名其妙？就数你聪明，你能干，你有魄力，你有本领。你睁开眼睛看看，这男人像谁，还装什么糊涂！”莘刚恶狠狠地冲着弟弟又吵又嚷，双眼几乎要喷出火来。

莘毅禁不住接过照片一看，愣住了。唔！绿化地带栅栏旁，多么熟悉的环境，熟悉的情景……他心里一阵绞痛，全身的血直往上涌，身体摇晃了一下。不一会儿，他又恢复了平静，用平稳的语调说：“刚刚，就凭这张照片能说明什么？你也不回房里仔细问问絮兰，就这么大庭广众地兴师问罪，万一弄出事端，急坏了老母亲可怎么办？”莘毅知道哥哥是个孝子，莘刚一听，声音果然低了一个八度：

“是啊，我一见这张照片，肺都气炸了，还顾得上问她？”

“喔唷，少见多怪，气量这么小。老婆跟了别人又怎么样？还不照样过日子……”曾利不阴不阳地摔下几句话，就径直上楼去了。

“你，你不要脸，滚，你给我滚！”莘刚压下去的怒火又一次猛地往上直蹿，他指着絮兰一阵猛吼，接着是拳脚交加。莘毅手足无措，絮兰更是抵挡不住，又无法辩白，最后在拳打脚踢中挣脱出来，往外狂奔……

五

没想到命运对她如此不公！絮兰脸上青一块紫一块地在路上狂奔，她不顾一切地穿马路、闯红灯，吓得汽车司机一个个冒出一身冷汗。

照片，那张莘刚说她和男人勾搭的照片，恰恰可以表明她的无辜，她的纯洁和她的善良。她本可以辩白、解释清楚的，但暴怒的莘刚却什么也不问、什么也不听……

照片上的男人是莘毅，是莘刚至亲至爱的弟弟莘毅。他女儿欣欣好一阵子头痛头晕以及原因不明的高烧，很可能是一种不祥之兆，在住院尚未确诊之时，莘毅怕曾利的心脏经受不住突然的打击、怕老母亲忍受不了意外的变故，特地请身为厂医的絮兰帮助寻医找药、联系名医治疗，絮兰本来就疼爱欣欣，怎会不丢下琐事尽心尽力地为欣欣奔波呢。

那天，了解到欣欣可能患上脑癌，她忧心忡忡早早赶到莘毅学校，等莘毅跨出校门就告诉他，痛苦地要他作好最坏的打算。莘毅听到女儿将要夭折，百般的揪心和伤感。是谁，心怀叵测地躲在角落里摄下这个镜头，作为幽会的佐证，寄给那无时无刻不在怀疑、猜忌妻子的莘刚……

天哪，为什么好心没有好报，要伤害无辜的我呀？絮兰发疯似地奔着跑着，由西向东，她跑到了苏州河边，混浊、熏臭的河水拦住了去路。去死？不，她会像这河水一样，永远也洗

刷不清了。回去？莘刚像疯子，她怎能当着婆婆与曾利的面，向他诉说一切呢。娘家？她哪里有一个温暖像样的娘家呀……

痛苦、委屈、犹豫、彷徨，絮兰一下子伏在护河堤岸上痛哭起来。

她只觉得自己的命太苦了。宿命论的阴影又一次紧紧包裹着絮兰，她恐怖极了。

她自幼丧父失母，许多年养父母的冷言冷语和白眼、堂兄弟们毛手毛脚和调侃，使她盼望能早日结束这种寄人篱下、含悲受辱的生活。当她的同学把远在外地工作，又受过高等教育的莘刚介绍给她后，莘刚的憨厚、纯朴很快得到她的默许，她幻想着有朝一日，依傍着莘刚有力的臂膀，度过幸福的一生。

没有想到，嫁给莘刚的结果，是她从冰窖般的人生又投入烈焰灼人的火海。

她怎么也没想到，莘刚竟是这样一个人。尽管他远在外地，也不知有什么神通搞来的无数次美差，一年倒有大半年像天兵天将似地突然降临，神出鬼没般地在絮兰足迹所至之处出现。白天絮兰在家休息，他会猛地破门而入，说是忘了带随身东西；晚上他叫絮兰买烟买酒，不消二分钟，絮兰就可听到窸窣的声音伴着忽隐忽现的黑影紧随身后；絮兰一旦跟任何一个男人接触，回家后就会像小偷一般被盘问，他横竖不放心。

莘刚“伏击”、“跟踪”、“监视”、“审问”的结果，使絮兰十分难堪。背地里人们用手指点着她，议论纷纷，那些嫉妒她的女人说她作风不正派；而一向觊觎她美貌的男人对她则更是不怀好意……

如果说，白天使絮兰感到难堪、羞辱，那么夜晚就几乎成了她难挨的灾难。莘刚为了表明他的爱，仍像新婚的夜晚那样，整夜整夜处在半醒半眠的状态中；为了验证絮兰对他的爱，不